

爱情的模样

周华青

雪月的惊喜与浪漫。

与黄先生结婚十余年 ,基本是在他予我的宠溺中度过的。黄先生的温暖 ,像小溪流水般 ,细细长长。他会记得我的每一个生日 ,提前买好我喜欢的叮当猫造型蛋糕 ,因为知道我对叮当猫有执着的喜爱 ,会在大冬天把我冰凉的脚步丫捂在怀里取暖 ,嘴里念叨着 冰死了 ,冰死了 ,会把咬去肥膘的瘦肉扔到我碗里 ,虽然上面沾满了他的口水 ,会配合我不厌其烦地摆各种姿势自拍 ,笑嘻嘻地看着活美颜里傻乐的我 ,会在雨天内斜着伞护着我 ,自己却淋湿大半 ;会在半夜醒来给我掖一掖被子 ,又迷迷糊糊地睡去 ;会在我午睡的时候边搞着卫生边等我自然醒来 ,从不舍得叫醒我 ;会因为知道我怕黑 ,在每一个值班陪着我睡宿舍 ,会到哪都习惯地牵着我的手 ,给我足够的安全感 似乎从来也没有轰轰烈烈 ,却也从未缺席我需要的每一刻。

我本是个性格泼辣的女子。在他面前 ,我愿意是个生活不能自理的

我的高考之路

施朝腾

人到中年、四载寒窗苦读，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终于拿到了加盖浙江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委员会与浙江教育学院双重大印的毕业证书，圆了我的大学梦。

在试卷多为判断题和选择题 ,我全是瞎蒙的。

也许是我运气好 ,成绩揭晓时 ,竟比一位同时参加高考且任教英语的年兄还高出几分 ,不知情的一位校领导在班上以此为例 ,教育那些对学英语持畏难情绪的学生。数学考试我就只有望洋兴叹的份了 ,待坐足30 分钟 ,就悄悄地离开了考场。好心的监考老师都没有留意 ,看到我这个考生前几科考得还可以 ,生怕出了什么意外而赶紧派人四处寻找 ,差点闹出乌龙。由于数学交了白卷 ,其他科目的分数估计也不会高 ,不抱任何希望的我赶紧回老家参加抢收抢种去了。

谁能料想 ,一个烈日当空的晌午 ,我正汗流浹背地在田里割稻 ,同村的一个小伙子气喘吁吁地在老远就喊道 施老师 ! 考中了 ,考中了 ,让我在第二天到县城参加体检。面对突如其来的喜讯 ,一家人都高兴得不知所措。体检倒是十分顺利 ,一路绿灯。来到主检 ,在仔细考量了所有的体检项目后 ,医生给我打上了 甲等 的红印 ,说 : 祝贺你 ,没有限考的 ,可以报军校。可他不知道 ,我是一个已有孩子的父亲了。

而后 ,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为我高兴一番 ,有的还嚷嚷着让我请客或放场电影 ,新学期学校也不再给我排课了。可世事难料 ,望穿双眼等到的却是没有录取的消息。唉 ! 命运之神真会捉弄人 ,它如同过山车 ,先将你推上高峰 ,瞬间又将你抛入谷底 后经熟悉内情人士透露 :按当年的招生计划 ,我们这批考生只要上线且体检合格是可以全部录取的 ,但由

人间

(外三首)
吕焯

赶脚细织的春天 在桃花树下畅饮
绍兴元年 一路从北国迁移而来的宋人
在软语轻声兼温润的南方小城
一颗颗随遇而安的心终于释放忐忑
怀不上龙种的帝王
偶尔还会在夜间惊醒
燃起心底复国的苍茫
翻读八百多年前的文字
映入眼帘的却是那一树树的桃花
桃花灿烂 树下那一群饮酒赋诗的文人
每一次去绍兴都是怀古之旅
三五老友趁着酒气环游禹山
夜色中我们谈论什么已不重要
登高的台阶 越来越厚重
每走一步 触摸的都是
金属的坚硬
桃花的幽香 混着花朵低声地开放
人间 仿佛一切都是美好的

履历

带上温度的水穿过陈皮松散的夹层
一些空洞的话语从茶漏处溢出
这多像过去一年的履历
在匆忙中消失的时间
它们会留下什么
是苦涩还是无动于衷的失望
陈皮的清香逐渐渗入水色
我想用它唤醒身体里枯竭的激情
还有正在逐渐被消解的诗意
年的色彩绑架着年轮不断推进
那些淤积多年的伤痛 突然间丧失警示
豁然跨入了另一扇门
日子仅仅是换了一个角度
是欣喜是忧伤 陌生意味着新的路途展开
学会让事物飞一段距离
是哲学也是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借口
等待一只意象中的虎张开双眼
命中的主题 一直往前
抖落肩头的尘埃是光阴里的颗粒
在年的门槛里 我们适合沉默

过径山寺

山风让寺庙的烟火更加陡峭
拾级而上的白云
在暮晚 推迟那些飞过围墙的是
过冬的蝴蝶
我想在僧人的院落里
讨要一杯淡淡的清茶
然后跟过往研讨一下
山寺里虫鸣的孤独
是否也是人间的那一种孤独
背过身 层层叠叠的山峦
瞬间被晚潮被雾霾 被自己
淹没

桃花潭思春

这么深的绿
是谁把她深藏在 矮小的伤口里
是否可以接纳桃花热烈的嫉妒
纵容一个乡间的草色的女子
她清秀的脸庞
盛放爱情短暂的小曲
一个能让爱温暖 迷惑的女子
她内心的那个桃花潭
一定不是一个冰冷的地名